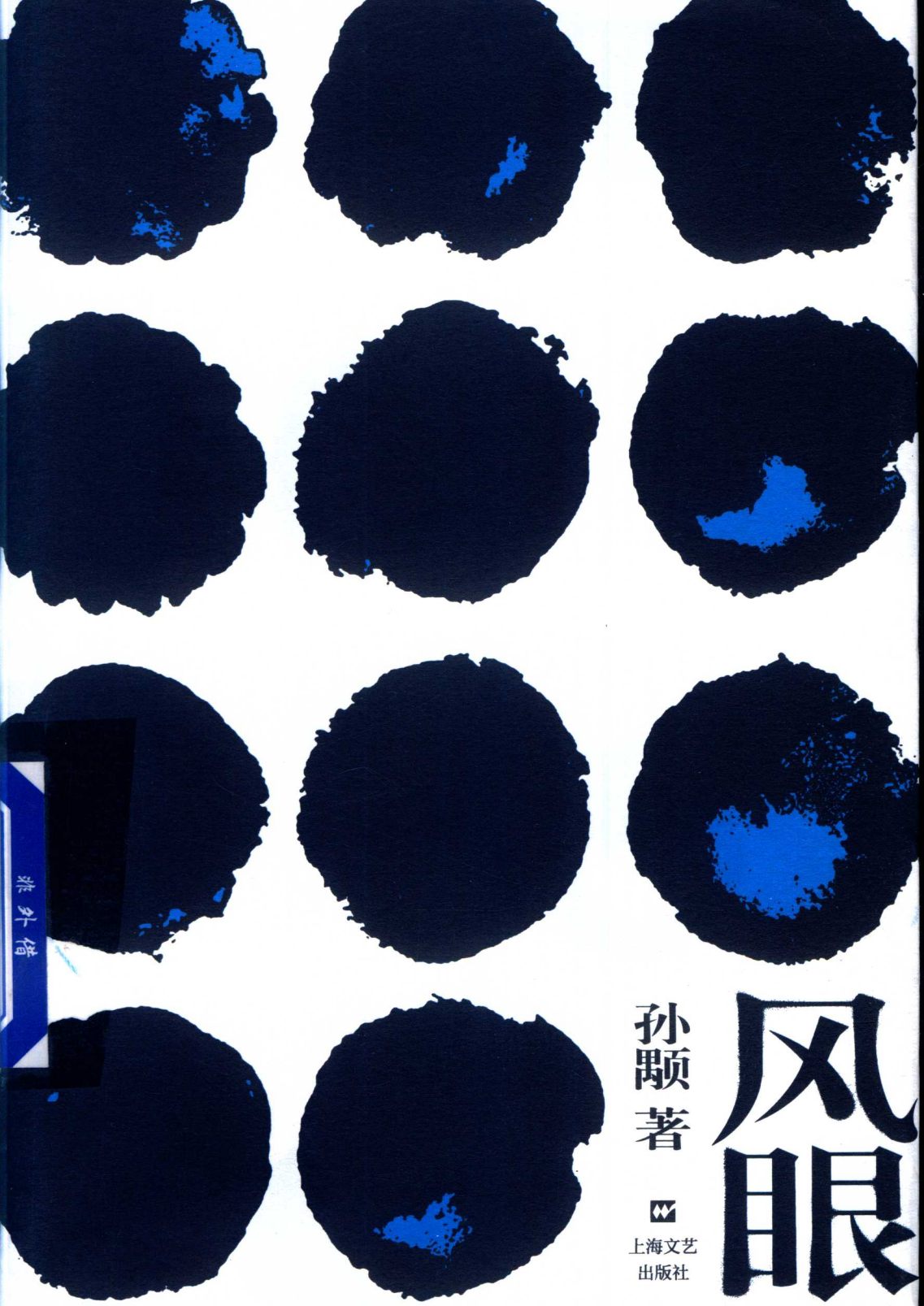




非外借

孙颢著



上海文艺
出版社

风眼

风眼

孙颢
著



上海文艺
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眼/ 孙颀著.-- 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9.5

ISBN 978-7-5321-7039-5

I. ①风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47183号

2018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项目扶持长篇小说专项

发行人: 陈 徵

责任编辑: 李 霞

装帧设计: 人马设计工作室·储平

书 名: 风 眼

作 者: 孙 颀

出 版: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
发 行: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.ewen.co

印 刷: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印 张: 7.75

插 页: 5

字 数: 151,000

印 次: 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: 978-7-5321-7039-5/I.5631

定 价: 49.00元

告 读 者: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21-37910000

第一章

清香袭来，是窗外的广玉兰。深秋季节，广玉兰早过了开花结果的时候，只剩下树叶的气味，在空中迂回飘荡。脆弱的鼻腔，还是被呛得喷嚏连连。上了年纪，鼻黏膜竟变得如此敏感？

他坐在狭小的办公室里，是间只有十来平米的斗室。北面是门，西面和南面统统为墙壁，只是在东面有扇一米宽的小窗。从小小的玻璃窗瞧出去，那株活了几十岁的广玉兰树，孤独地耸立在窗前，超过两层楼的高度了。在他算来，那棵广玉兰树，比自己年轻二十来岁。有时，他兴致特别好，站在小窗前，对着大树，自言自语地打声招呼，“哎，小老弟，站了几十年，累不累？”

棕红色的木门半开半掩，呈四十五度角。从门与门框的夹角，他能观察到外面的场景。门外的大房间，坐着他的同事们，除他之外的社长室全体成员：四条汉子，副社长或副总编，分成

两列，挨着东墙和西墙，整齐地排列着座位。原先，分管印刷发行的王副社长，是坐在底层经营部办公的。他觉得不方便，坚决要老王搬上来。此刻，王副社长与他的距离最近，就坐在靠门框的左手边。

这幢法式楼房原先的主人，离开上海滩半个多世纪，下落不明，难以查考。作为沪上乃至全国知名的大出版社，在此驻扎也有三十余年。早先，有老编辑私下传说，这幢楼房属于“凶宅”，对出版社前途不利，在里面做事情的人，健康也会有问题。笃信此类传闻者，甚至悄悄向王副社长进言，说是要找风水先生来看看吉凶，做做法事，扶正祛邪。王副社长喜欢读旧小说，特别欣赏《三国演义》，知道古人敬天地鬼神，诸葛亮就是观天象得以借东风火烧赤壁。对“凶宅”之说，他半信半疑，仅仅碍于自己的社领导身份，把好事者臭骂一顿了事。王副社长声严色厉，堵不住某些人的嘴，私下里的传说依然，还有人言之凿凿地考证，说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，女主人就在这幢洋楼里自杀。

唐社长是在十年前被任命为本社的社长，“文革”完结了，他从“五七”干校出来，立刻到此走马上任，把这家昏睡了多年的文化单位叫醒。他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大半辈子。当他还是十来岁小朋友的年纪，迁徙到此地。他父亲在上海滩做学徒，渐渐熬出头，在南市开了间杂货铺，铺面不过两开间，毕竟算站稳了脚跟，就把母亲和他从浙江接过来。母亲帮着照料杂货铺。他运气不错，背起书

包，进了一所破破烂烂的小学。那时候，偶然被大人带到“上只角”玩，他看见高墙后那些洋派高尚的建筑，充满了好奇、羡慕与向往。当时无法想象，有一天，他会站在这里，掌控设立在法式楼房中的大出版社的命运。

关于“凶宅”的风言风语，免不了传到唐社长老唐的耳朵中。有人在王副社长那里碰壁，就找合适的时机，对老唐恳切建言，说他是社长，有凶有难，社长首当其冲；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悄悄找个风水先生破破邪气，何乐而不为。老唐笑笑，并不严辞呵斥，当它一阵风轻轻刮过耳朵。不过，好奇心在所难免，他也着实了解过传说的来龙去脉。那个女主人，原本是上海滩一位名媛，长相绝佳，且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，弹琴跳舞样样出众，最后嫁了个在上海经商的法国人，结婚时千挑万选，相中了这幢楼房。这楼，曾经是宾客盈门，灯红酒绿，派对舞会，热闹非凡。没有料到，红颜薄命，女主人后来察觉，法国商人在欧洲另有家小，法国商人甚至提出，要名媛承认现实，即允许他在欧洲和中国同时拥有妻子。名媛向来自视甚高，如何咽得下这口气？渐渐变得终日郁郁寡欢，大约最后是由于抑郁症之类结束了年轻的生命。一种说法，女主人死于上吊，吊死在广玉兰树上。老唐觉得这个传说不靠谱，不可思议。他曾经站在广玉兰树下，细细地观察过，那树处于花园的大门旁，只要大门敞开，街上行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树身，一目了然。老唐想，那样一位绝色美女，不会让自己死得如此难堪吧——在众人

视线所及的地方，直挺挺地悬挂着？他相信另一种传说，女主人是吃了过多的安眠药后安静地离去。老唐寻思，这算啥“凶宅”呢？上海的老房子，达到几十年岁数的，不算稀奇，哪幢房子里，没死过人？不过，有时在楼梯上行走，难免会回忆起那位远去的丽人。楼梯旁的窗户，镶着宽大的彩色玻璃，紫色的、绿色的、红色的玻璃，形成漂亮的拼图。据说，那是女主人自己精心设计的。物是人非，刮北风的时候，朝北的彩色玻璃唧唧咕咕作响，让人联想到当年丽人在洋楼中弹琴的风采。

怀旧，对忙碌的唐社长而言，是非常偶然的情绪。作为一社之长，他的心思，一直被繁杂的事务填得满满的。开始社长生涯时才五十几岁，到今年六十几岁，十来年，一晃就过去了，身体与精神上的差距，竟如此之大。进入社长室的前几年，他很有点“五十后，下山虎”的感觉，憋了那么长时间，荒废掉生龙活虎的壮年，终于碰到了可以做点事情的机会，兴奋得很，像上紧发条的转机，欢乐地旋转。开头几年，他亲自带编辑跑重点高校，有名的教授学者，一个也不想放过，恨不得把他们的抽屉兜底翻，看看里面藏着什么好货——“文革”十年，有志向的文化人，孤灯面壁，悄悄干私活，不声不响，做出鸿篇巨制的，未必只是凤毛麟角。一旦抓到好稿子，马上拍板，回到出版社，立马下锅，动员编辑、校对和印制部门，连日连夜地做成新书；在等米下锅的日子里，他同时致力于制定五年和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出版规划，老先生们告诉他，做出

版，要看得远些，为后续发展蓄势；偶尔，他还会跑到基层书店，亲自站柜台，吆喝新近出版的读物，与读者面对面交流，直接调查市场态势，获得一手信息。那会儿的他，忙得不亦乐乎，辛苦，却也十分踏实。

现在，开始品尝到折腾不动的滋味。前些年，他喜欢窗外广玉兰的挺拔，喜欢小老弟那淡雅的清香，而今鼻腔过敏，不得不常年关拢东面的窗户，无奈地与那位老朋友隔开距离。这还是小事。要命的，是三天两头偏头疼。神经抽疼，旁人看不出，自己晓得厉害。从头顶心开始扭紧，一直揪到耳朵后面，像要把头皮扯裂开；一阵阵袭来的抽搐，让你六神无主，坐立不安，脑筋僵化，脸颊难看地歪斜，连讲话也言不由衷，思考的敏捷，自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有一回，是年度的选题过堂，满满一屋子的中层干部。第二编辑室刚刚汇报结束，那可怕的神经抽疼开始袭击他。他咬紧牙关，力图不露形迹，坚持坐在位子上，背部则疼得冒汗，视线也渐渐模糊起来。会议后半段的内容，编辑室主任们的汇报，包括副总编们的插话问话，他几乎没听清子丑寅卯。由于他高度的自控能力，脸上尽量显得若无其事，同事们很少察觉到他的异样，只有坐在身旁的牛副总，大约感觉到他身子在微微颤抖，不时向他投来关切的眼神。牛副总年届五十，生活阅历丰富，猜想到他的状况不佳，悄悄对他耳语，“唐社长，你要不要休息会儿？”他坚定地摇头，冷峻地拒绝了副手的好意，坚持在自己的座位上挺到会

议结束。

会议之后，他不得不去医院看病。医生说，你太累，到这年纪，要当心，最好抛开工作，彻底放松休息。老伴听了医生的忠告，赶紧说，不能拼命了！多活几年，才是真的。

多活少活，他不在乎，只是希望别出啥意外。如果哪天突然倒下，住院开刀也就罢了，最不敢想象的，是丧失起码的生活能力，那才是可怕的情形：样样要依赖旁人照料，吃喝拉撒，均不例外，有何尊严可说？他去医院看望老战友们，这种晚景见得多了，连去厕所也靠旁人搀扶，活着实在没有滋味。

他不得不开始考虑急流勇退。

从半开着的门缝望出去，鸦雀无声的社长室内，那几个埋头于书稿的同仁，只能看到背影与后脑勺。撇开负责经营而不懂编辑业务的王副社长，剩下三位：满头乌发的两位年轻人，还有年过半百的牛副总，谁可以接班？这个难题，他盘算过无数次。没有人可以商量，甚至不敢透露些许风声。十年间，出版社成长起来，码洋从几百万到几千万，社长的威信，不容置疑。社长位置的变动，仅仅是风吹草动，也会麻烦多多。去年，他突发心绞痛，全身软绵绵，坐立不安，不得已住了半个月的医院，天天吊针水。出版社的小楼里传言纷纷，上蹿下跳的动静，闹腾不小。据说，还有人到局里去打探，谁是内定的接班人。他晓得，局党委内部，关于继任者，看法分歧挺大。毕竟这是一个在全国颇有影响力的大出版社，众说纷

纭，各有各的道理。他怕乱套，出院以后，不顾医生再三叮嘱，硬撑着跑来坐班。

他心底一声叹息：终究要交班了。交给谁？不希望是外来的和尚。出版社，大知识分子多，眼界高，随意调个行政干部过来，很难驾驭。那么，大屋子里的几个脑袋，有黑发茂盛的，有白发半边的，也有稀毛几根的，谁合适呢？凭他的资历和威望，他的建议，多少能影响局党委的选择。他的忧虑，在于局党委书记的态度微妙。老魏，魏书记，乃个性鲜明的老干部，资历比唐社长深得多，一九四九年，渡江战役时，魏书记是师政治部主任，年轻而有文化的解放军军官，随部队一路打进大上海。“文革”期间，他和老魏在“干校”待过不少时间。那老头当兵出身，生死见得多了，倔，怕什么造反派？干校管教人员，想整治他，找个岔子连续开批判会，他不愿检查，干脆就瞪着眼珠装傻，问几句甚至几十句，他依旧哼啊哈哈，为此被管教的打过罚过，他还是硬挺着脖子，不肯把脑袋低下来。碍于共患难的老交情，魏书记见了唐社长向来客气，非常尊重，一般不干涉本社事务，声称是绝对信任，免检单位。不过，关于他的继任人选，老魏颇有个人主见，据传，有意派个局本部的处长下来。这事，到时他一定要据理力争，哪怕和老魏伤了和气，也不能无声无息地随了他。

他环顾小小的办公室，靠墙的玻璃柜中满是他心爱的书籍，这些年慢慢囤积起来。做出版，对爱书者而言，得天独厚，不必辛辛

苦苦去书店淘书，甚至不必掏口袋买书。书是工作用品，会自动地不断地飞到他面前。这个屋子，不过十来平米，早年，或许是洋楼主人的储藏室，被改建成小房间。外面的大屋，五十多平米，才是当年主人的卧室。他选择坐里面的小间，倒不是为了显示一把手的特殊，刻意与副手们保持距离。他喜欢安静地读书，无人打搅地思考问题。在干校劳动的时间里，他无数次梦想过，哪天可以有个小小的书房。家里孩子多，不可能为自个儿搞一间书房。当社长以后，他把小办公室作为自己的书房，坐在里面，环顾四下的书籍，无论是陈列在书柜中的，还是堆在墙角落的，均是宝贝，虽然没空一本本地读过来，看着它们、嗅着纸页与油墨混合的气味，心里也舒坦。现在，他老了，没有精力应付出版社的杂务，难以继续承担社长的重担，所以，到了和心爱的书房说再见的时候。

忙忙碌碌的生活，时间流水般消失，你浸淫其间，没啥特别的感受，到了不得不放弃什么的那一刻，你会清晰地发现，最珍爱、最不舍得离开的是啥。临近告别岗位的日子，不需要继续担任社会角色的扮演者，他心里清楚，自己不舍得丢下的，不是地位与权势——那些玩意，参加几次龙华火葬场的仪式后，他早已看淡——而是小书房的安宁气氛，是那些散发着油墨气息的书籍。他家里的住房，与一般市民相比够宽敞，三房一厅，但还是不可能给他单独设置书房。自家的书房，只是一种埋在心底的希冀。儿子、女儿成家后还和他挤在一起住，当下的上海，依然是住房紧张，没法子。

参加市里的人代会，代表们对上海的住房状况议论最多。据说，广州、深圳抢先搞改革开放，情形好得多。出版社里，一位能干的青年编辑已经辞职南下，去了深圳，就是因为结婚没有房子。此人来向他告别时，神情黯然地告诉社长，自己绝不是对本社没有感情，只要能给他一间十平米的小屋结婚，他就不会千里迢迢地南下。作为一社之长，听罢爱莫能助，只能看着那位有作为的编辑离开，他相当无奈。这件事情之后，他反复盘算，要为本社职工搞一些住房，特别是解决年轻人的婚房。他和王副社长商量，争取弄它几十套房子，多少解决突出的困难。王副社长说，房源，他可以动脑筋，到有关系的单位去参建，不过，至少需要积累三五百万的本社福利基金，才能到手一批解困的房子。难啊，几百万，得奋斗多少年？看样子，他干不到那一天了——

第二章

暮色开始压迫窗户，透明的玻璃变得模糊起来，像贴上一层塑料薄膜，使视线无法自由通达。阳光转化成幽暗的线条，在小小的屋子里舒展。老社长拧亮了台灯，长长的半圆形绿色罩子，把一片明亮投射到桌面上，呈现出适合案头工作的氛围。他喜欢这种老式的玻璃灯罩，在反映旧上海十里洋场的电影中，常有差不多样式的灯罩出境，估计设计生产玻璃灯罩的年代，和他出生的岁月差不多。灯罩的造型朴实简单，长长的半圆形，没有任何花纹；绿莹莹的光线，同时反射到天花板上，令小屋变得温暖和煦。不过，此刻，他的内心，却充满了寒意，脑袋沉甸甸，像是血压上去了。

老毛病再次光顾。头顶的神经反复地抽筋，疼得不想思考问题。一小时前，收到那份措辞严厉的批示后，老人的偏头疼明显加剧了。秘书送来一份局党委的批示件。在某大报用于内部交流的热

点情况分析上，党委魏书记以不容置疑的权威口吻，用熟悉的粗犷字体，批了几行字，“请问，唐社长和贵社诸位副总编辑，究竟有没有学过党的文件？所谓市场经济常识，是哪家常识？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想影响舆论，还是想挑战国家前进的方向？”报纸的“热点分析”介绍了本社新近推出的一套《市场经济常识丛书》，魏书记读到后显见得勃然大怒，立刻予以严厉呵斥。

看到这份不客气的批件，唐社长的第一反应，是拿起了电话，给魏书记拨过去。魏书记办公室的直线，电话响了十几秒钟，却没有接听。唐社长醒悟过来，魏书记已经去南方养病，走了两个星期了。难道说，他是在养病地批回来的意见？千里迢迢，口气如此严厉，干什么啊？这位老伙计！

脑袋的疼痛，从看到批示的刹那，顿时加剧了。假如，仅仅是头疼于接班人的选择，老人不会如此紧张焦虑。当他临近离开工作舞台的时候，竟然遭遇局党委书记的雷霆霹雳，那种咄咄逼人的批评甚至是责问出乎预料之外。他是这家大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，老魏向来有所尊重，这棍子直接打在他的屁股上，口吻之严厉，态度之坚决，泰山压顶，丝毫没有回旋余地。暮色的昏暗中，天花板下明暗夹杂的光圈，似乎浮现出魏书记的大脸，双目炯炯，两道逼人的眼神，在老唐面前闪烁。他明白，这并非魏书记个人爱憎。关于走不走市场经济之路，党内高层争论纷纷，反对的声音相当强劲。魏书记显然对市场经济十分感冒。有一回，在市里听报告，请

了位经济学家介绍西方的市场经济状况，经济学家不敢多讲美国西欧的好话，侧重讲了新加坡的发展过程，原本一无所有的小小的新加坡，现在繁荣发达，大大超越了曾经号称“东方巴黎”的上海。两三个小时的讲座，听得上千名干部目瞪口呆。走出会场，老魏吓了一跳，对唐社长嚷道：“是谁糊涂？请这样胡说八道的学者讲昏话！搞市场经济，就是走资本主义，我们一辈子的革命，不是白搞了？”他那副嫉恶如仇的样子，唐社长记忆犹新。当时，面对义愤填膺的魏老头，唐社长没有争辩，心中的想法，则完全不同：我们干革命，目标不就是为老百姓过好日子吗？对发展生产力有利的办法，为什么不能试？此刻，魏书记的批示把他对市场经济的敌视发泄出来，矛头指向了他的属下，意思就更加直截了当，是高屋建瓴，一棒打下，让他们难有还手之力。唐社长想，魏老头觉得此事关乎大是大非，批判起来毫不手软。老魏是掌握方向的书记，可以理解，不过，可能还夹杂着别的原因？他甚至大胆猜想，这次风波，大约与接下去的班子变化有关，魏书记凭借雷霆之怒，要保证任命他完全可以信任的社长总编，震慑出版社内任何敢于反对的声响。到魏书记这个级别，又是那样的老资格，考虑起问题来，自然会高出一头。

那份批件，由局党委办公室送过来，社长室秘书小李签收后，直接送到唐社长手上。因为是直送领导的密件，秘书小李照例没有启封。批件的文字，到现在为止，本社之内，只有唐社长独自看

到。他懂得批件的分量，不敢怠慢，已经让小李通知了：一会儿，下班时刻，召开本社的社长总编紧急会议。这自然是要把“红色警报”公诸同事们，一起讨论本社面对的严峻局势。

老唐有丰富的应对困境的经验。他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干部，在文化领域长期处于基层领导岗位，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政治风浪。在正式的紧急会议之前，他反复斟酌，还得采取某些措施。他忍着头疼，给社长室门外的小李挂了电话，关照说，请王副社长到他这里谈事。唐社长不是架子很大的人，平素，他可以拉开嗓子喊一声，“老王，你来一趟！”外间的老王离小房间最近，完全听得清。当然，其他三位也听得到。此刻，他显然不想惊动别人，所以召唤了秘书小李。这小伙子机灵，为社长室服务七八年了，猜得到社长的的心思。果然，他轻手轻脚走到王副社长旁边，耳语几句。老王自然赶紧起身，一溜烟地过来。

唐社长朝老王努努嘴，老王心领神会，随手关上了半启的木门，木门的铰链前几日刚上过油，滋润得很，只发出轻微而欢快的吱吱声。

老王恭敬地在社长对面落座。十年前，唐社长走马上任，把王某从出版科科长提拔为副社长。他记得年轻的小王在干校期间对老干部们有诸多照顾，重的活儿尽量抢过去做，是挺仗义的。不过，唐社长赏识他，更看重的是他的干练与灵活。王副社长没有辜负知遇之恩，把出版社的经营、后勤管理得井井有条。在出版社的经济

事务方面，唐社长依赖他，也信任他。王副社长在外打交道，面对印刷厂和书店时，乃有名的铁嘴粗喉咙，发起火来，谁也挡不住；唯独在唐社长面前，乖乖的，像只听话的小猫。这就是做人的分寸，或者说做人的修炼。在什么场景，如何表演，讲话声调高低、语言长短控制，均不能随心所欲。

老唐没有急于说话，只是把那份批件在桌面上一推，薄薄的纸片，从玻璃台面上轻快地滑过来，王副社长才四十几，眼力好，还不到戴老花镜的时候，不必拿起纸页，顺势一扫，就把上面的内容看清了。他兀自一惊，细长的眉毛高高地往上推，几乎碰到了头发的前沿，这是王副社长思考难题时的惯常表现，同时，嘴角小声嘀咕，“不得了，吓人兮兮。”他抬头看看唐社长脸色，小心地补充道，“是魏书记的批示啊，指名道姓的，老头火气这般大？还从来没有见识过——”他见唐社长神色严峻，后面半截话，咽进了肚子。

老唐心里清楚，外面办公室的四条汉子，与眼前措辞严厉的批文密切相关的，是两个半人。王副社长顶多算半个。不过，就应对紧急态势的策略来说，他首先需要依靠的，正是王某。

“看明白了？”唐社长淡然一笑，指着桌子上的批件问。

“有明白的，也有不明白的。不就是一套经济问题的书，魏书记发那么大脾气，为了啥呀？”他略微停顿，接着说，“请您指点。”王副社长在老领导面前，始终是谦恭的。他不清楚社长真正的心